論壇版是一個公開的評論園地，歡迎社會各界人士與專家學者來稿。本版文章不代表本報立場。為增公信力，文章宜署真實姓名及身份。刊出敬奉薄酬。來稿可用下列方法：
郵寄：香港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2-4樓《文匯報論壇版》
傳真：28731007　電郵：opinion@wenweipo.com

梁家傑口出惡言不反省

蕭何

梁家傑對選舉落敗結果不反省，反而對選民不尊重、不謙卑，以高傲的口氣看待選票流失：是選民誤解和委屈公民黨，附和抹黑公民黨，選民沒有主見。梁家傑以這種忤逆民主的心態看待選舉和選民神聖的一票，不肯反省，輸了選舉，對選民企硬，口出惡言，還配講「民主」嗎？

公民黨在區選中相比起其他反對派政黨，是大輸家，由上屆的12席減少至7席，與「人民力量」僅得1席比較，算是好一些。這兩個黨的共通點是一起發動了「五區公投」，當時只得17%的低投票率。這回湯家驊、陳淑莊兩個明星級人物，都大敗在無知名度的對手之下，說明公民黨之敗，同其激進路線有關。

推諉敗選責任 缺乏民主器量

稍有民主觀念的候選人，一定會接受選舉結果，接受選民選擇，承認失敗，誠懇檢討得失，特別是注意在哪些地方違反了選民的意願和利益，然後糾正，再捲土重來。但公民黨沒有民主的氣質和量度，黨魁梁家傑面對失敗，不總結得票大跌的原因，不找出政治明星敗在小將手下的因素，反而大放厥詞：「早前港珠澳大橋及外傭的官司，成為對手抹黑及打壓的材料，導致落敗」，「很奇怪不知道那些票從何而來」。

「不知票從哪裡來」這句話，蔑視選民，踐踏民意，這是對選民抉擇的最大侮辱。選民不喜歡公民黨，不把票投給那些大明星，難道是錯的嗎？市民紛紛反對和批評公民黨挑起司法覆核，浪費65億元公帑，令工程成本大升，令專業人士和建築工人無工開，難道是錯的麼？大量外傭可申請居權衝擊香港的入境防線、令失業率和福利開支急升，難道港人不惱怒嗎？有民主，就要表達訴求和不滿，以選票講話，這是民主生活的具體行動。政黨若懂得民主，就要接受選民的抉擇，改正自己違反民情的做法。不知選票是來自民意，這是公民黨的低智和悲哀。

不肯服務市民反侮辱選民

很可惜，公民黨黨魁梁家傑是「偽民主派」，他內心對選舉結果不反省，反而對選民不尊重、不謙卑，以高傲的口氣看待選票流失：是選民誤解和委屈公民黨，附和抹黑公民黨，選民沒有主見。所以，公民黨是民主的受害者，公民黨「維護港人的人權和法治」，反而受罰，「民主之路很難行」云云 。朕即民主，公民黨的票少了，乃是選民出問題。公民黨無錯，是選民負了公民黨。

在這種「選民有錯有罪」的邏輯下，陳淑莊經常缺席區議會、簽了名就開小差是對的，選民老找不到她也是正常，議員若在地區做實事服務選民是無聊的，是把自己下降至「通渠佬」層次了。黎廣德挑動叫停了港珠澳大橋，沒有服務地區，空降南區海灣選區，僅得309票，僅及自由黨馮士耕970票的三分一，也是因為他被抹黑了的緣故，選民都沒有常識和良知了。眾人皆污穢，唯公民黨聖潔？公民黨以這種忤逆民主的心態看待選舉和選民神聖的一票，不肯反省，輸了選舉，對選民企硬，口出惡言，還配講「民主」嗎？

公民黨已成過街老鼠

梁立人　資深傳媒人

公民黨已成為香港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他們的所作所為，根本就是以民為敵，難為他們尚可厚着臉皮説，他們是為了維護法治精神，其實，剝開了他們的畫皮，根本就是借着法律的手段，破壞香港的穩定，藉此增加他們手上的政治籌碼。這種人心太黑，心太狠，心太毒，已到了眾人皆曰可懲的地步，這次選舉失敗，只是給他們小懲大戒，若他們堅持與民為敵，將來必定會被市民遺棄，成為不恥於人類的狗屎堆！

頂天立地

區議會選舉已塵埃落定，而且投票率提高，建制派成績喜人。其實，在下一早已説過，香港人向來有愛國情懷，加上祖國這些年來的飛躍發展，令中國人揚眉吐氣，所以，支持愛國陣營的人決不止四成，只是，出來投票的人大都較有政治熱情，而這些人當中又以迷信西方民主政制的人居多，加上反對派擅於挑撥離間，製造對立，所以才造成「六四分」假象，只要讓人們看清反對派的真面目，形勢必然可以扭轉過來，這次區議會的選舉結果，正好説明了一切。

公民黨與民為敵自取其敗

這次公民黨在區議會選舉中被選民懲罰，不少明星級政治人物紛紛落馬，現任立法會議員陳淑莊、湯家驊以至副主席黎廣德全線「崩盤」，有選民就直言不滿公民黨幕後策動港珠澳大橋環評案及外傭居港權案，故以選票向公民黨「示警」。但公民黨卻諉過於對手抹黑，一派恨恨而死的樣子。不過，如果公民黨有自知之明，就應該死得眼閉，因為，並非對手抹黑他們，而是他們心太黑，由裡黑到外，根本不抹也黑，以建制派候選人黃嘉榮的話來説，就是：「公民黨有幾衰，大家這一段時間都睇到。」

事實上，公民黨近期已成為香港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他們的所作所為，根本就是以民為敵，難為他們尚可厚着臉皮説，他們是為了維護法治精神，其實，剝開了他們的畫皮，根本就是借着法律的手段，破壞香港的穩定，藉此增加他們手上的政治籌碼。

就拿司法狙擊港珠澳大橋工程為例，所謂環評報告，其實是在雞蛋裡挑骨頭，因為，任何的工程，都無可避免會對環境有一定的影響，但是，這影響是否嚴重到需要進行司法覆核，阻礙工程進展呢？雖然官司最後政府獲得勝訴，在眾怒難犯的情況下，公民黨人也不敢堅持上訴，但工程卻因此增加了六十五億費用，尚未計算其他無形損失在內。六十五億並非一個小數目，若用以濟貧，可以讓無數家庭受惠，若用於助學，可以讓無數窮學生得償所願，然而，納稅人的六十五億巨款卻變成公民黨一場政治遊戲中的代幣，就算公民黨有蓮花之舌，也難洗脫他們的罪孽，香港人恨公民黨，並非對法治精神的誤解，而是憎恨他們險惡無良！

犯了眾怒 選舉失敗理所當然

在外傭爭取居港權案中，公民黨的訟棍也打着人權旗幟，做盡損害香港人利益的勾當。當然，人權是重要的，但人權卻不能完全脫離現實存在，現實世界中固然有不少需要幫助的人，我們對這些人雖然表示同情，但卻沒有能力照單全收。所以，自己人優先的原則，基本上是在世界通用的，即使是那些人權呼聲喊得最響的國家也不例外。公民黨並非不明白這個道理，但他們故意對現實問題視而不見，將數十萬外傭盡攬至香港這彈丸之地，他們不是好心，而是不安好心，因為，這數十萬外傭獲得居留權的話，並不會和律師爭生意，受累的只是低下層生活的老百姓以及中產階級。所以他們犯了眾怒，難為他們尚敢厚着臉皮辯解，説是為了維護法治精神。

世事是沒有十全十美的，要挑毛病的話，官司可以打不完，所以，真正要維護法治精神，就必須將全民利益計算在內。可惜，公民黨人心太黑，他們完全沒有考慮到香港的整體利益，他們眼中只有法律，似乎法律就是一切，然而，這絕不是真正的法律，而是被他們扭曲了的法律，他們自高身價，無視七百萬人生計，將法律玩弄於股掌之中，這種人心太黑，心太狠，心太毒，已到了眾人皆曰可懲的地步，這次選舉失敗，只是給他們小懲大戒，若他們堅持與民為敵，將來必定會被人遺棄，成為不恥於人類的狗屎堆！

區選政治化令選民反感

馬彥

反對派力圖社區政治化以從中搶位取利的計謀不能得逞。區議會選舉結果塵埃落定，愛國愛港陣營用汗水灌溉社區的名言，説明真誠實幹是廣獲市民認同的金科玉律，口講政治不事實務者，區選中總會自食其果。實幹派議員在全港區議會佔了上風，香港的社區發展，未來只會更加明朗。

利用政治情緒和意識形態製造敵對矛盾是反對派從未放棄的策略。抹黑民建聯、工聯會和其他獨立無黨派人士等一眾愛國愛港參選人「保皇」，一直是反對派着力強化的形象。他們侮辱建制派守舊迂腐，盲從附和，無心問政，這些言論在今屆區選中仍可見諸反對派大大小小的競選宣傳中。可是，真理是不會被惡言所能隨意抹黑得了的，今次區選結果説明選民不認同反對派對愛國愛港人士所抹黑的形容，選民仍然認為務實親民的建制派作風確能為社區帶來希望。

相反，選民偏偏不支持只會抹黑他人、製造對立情緒的搞事分子，雖然反對派同樣指建制派抹黑他們，但是反對派區選落敗，這也不是幾句抹黑宣傳就能造就的定局，選民對反對派的不滿程度可想而知。

利用道德高地將社會議題政治化，在今屆區選中反對派不但未能藉此獲取政治好處，反而因為主張倒行逆施，自食其果。公民黨原意要在港珠澳大橋上搶佔環保高地，在外傭居港權事件上力爭法治人權上風，其他黨派也極力鋪陳遞補機制和區議會委任制等政治課題，着力賣弄自己的政治道德偏好。可是選民未受這些政治傾向左右，廣大選民仍然選取有堅實基礎的愛國愛港人士為他們服務。他們看到反對派的政治主張，不但認為無助社區發展，而且感到在政治議題上吵鬧，會令人精神疲憊。人民力量只保一席，社民連更全軍盡墨，突顯了暴力政治和激進路線非常不受選民歡迎，在社區內根本沒有存在空間。

明星效應已非勝選法寶

追求明星效應是反對派另一個吃政治老本的策略，可是李永達、黃成智、湯家驊、陳淑莊、李卓人、陳偉業、陶君行、梁國雄及曾健成等反對派名人未能空降成功或順利連任，説明明星效應在香港從政環境中已經不成勝選策略的主流。工聯會陳婉嫻雖在區選前數月復出，可是她已在黃大仙服務地區三十年，即使養病期間地區工作仍未間斷，和湯家驊空降沙田第一城選區的抽水企圖形成強烈對比，這也説明建制派致勝絕非僅靠自身明星效應一步登天，務實勤幹獲取認同仍是建制派的選舉作風。

「用汗水灌溉社區」是許多愛國愛港的區選參選人從政口號，今次區選結果再次驗證這絕對不是空話，企圖政治空降投機搶位的抽水分子都不會得逞。反對派頭頭將落敗歸因於建制派動員能力強勁，建制派不否認有強大的動員能力，這種能力正是日積月累從民生工作中所集結的強大力量，只事抽水投機者不知就裡，自是吃了酸葡萄般胡扯過去了。

簡約而不簡單的防務回應

妮爾硯　軍事評論員

止戈為武

近日，一則中國中央軍委委員、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梁光烈關於13名中國船員在湄公河遇害事件的採訪表態，引起了境內外媒體的高度關注和諸多反響。據鳳凰衛視台報道，梁光烈在接受該台獨家專訪時，就13名中國船員在湄公河遇害事件表態，中國軍方與外交部和公安部對此事的立場一致，如果有需要，軍隊可以提供支持。梁光烈説：「我們是支持的，具體行動是由公安來負責的，如果有需要我們也可以提供支持。」境外有評論認為，「大陸軍方支持處理湄公河事件」的表態，表露了軍方對外政策的強硬態度；也有網友説，中國防務最高首長的表態比較原則，與13名同胞的生命價值特別是中國的綜合實力相比不大相稱。北京獨立軍事觀察家認為，梁光烈部長的表態雖然簡約但並不簡單，既是部長本人豪爽作風的真情表達，也是軍方對社會重大事件和公眾普遍情緒的及時回應，凸顯軍隊高層不斷加強與政府、民眾的互動，體現了國家防務部門對中國公民生命安全關切的意願和能力，應予充分肯定和大聲喝彩。

及時和適當的表態

一是從表態的時間看。13名中國船員在湄公河上慘遭殺害後，立即引起了中國政府的高度重視，民間更是反響強烈，各大網站的留言和跟帖連續數天「爆棚」，幾乎釀成近年來罕見的公共事件。中央和地方政府都遇到了空前的壓力，先是中國外交和公安部門派出工作組專項處理，接着是公安部長、副部長等高官相繼發表談話安撫民眾，以至溫家寶總理親自與泰國領導人通電話關切此案，並採取中國警力接運滯留船員回國、與相關各國在北京協商共治對策等措施，顯示了中央最高層對此特殊公共事件的敏感。在此公共事件和時間段上，中國軍方不可能熟視無睹，也不可能退避三舍，必須有旗幟鮮明的態度。觀察家認為，如果與過去比，梁部長的表態或許是「罕見」的，但從發展的態勢看，此類表態將成為「常態」，這是軍隊發展透明化的要求，也是部隊官兵的普遍意願。據筆者接觸的高中級軍官説，梁部長的表態見報上網後，他們感到在民眾面前説話也理直氣壯了。

二是從表態的內容看。湄公河慘案發生後，雖然中國政府對此表示了嚴重關切，但還是掌握在跨國刑事案件依法協調處置的範圍之內，並沒有升級為雙邊或多邊的外交糾紛，更沒有順從民間情緒化、簡單化要求，體現了發生公共事件後仍堅持和鄰、安鄰、穩鄰周邊戰略的清醒頭腦。梁部長的表態內容，既表達了軍方對社會情緒的真情關切，也沒有突破依國際法解決治安事件的框架，這種「支持」更是立場的支持和行動的贊同，這實為自然和適當的選擇。

三是從表態者的身份看。梁光烈在軍中可謂是「兩代重臣」，一般人可能只知道他是集「兩員一長」即國務委員、軍委委員和國防部長於一身，實際上他還兼任國家邊海防委員會主任、國家國防動員委員會副主任。觀察家認為，梁的多重身份可以使表態講話取得「一石多鳥」的效果，既可以紓緩國內對此突發事件的不安、不滿情緒，還可對相關國家加緊查處本案形成推力，同時也對相關各方加強流域治安合作提供動力。

不應過度解讀

觀察家指出，有人將梁部長的平和表態解讀為「軍方態度強硬」，或是「中國威脅論」思維的延續。試想，如果湄公河慘案發生在美國、俄國或以色列，三國防長的回應能像梁部長如此簡約、平實、低調嗎？

也論大陸籍學者角色

葛惟昆　香港科技大學榮休教授

作為一名被定義為「大陸籍」的學人，驚見練乙錚先生的時評《談徐立之下台 論大陸籍學者角色》(《信報》2011年11月4日)。單從標題看，練先生似乎想説大陸籍學者導演了徐校長不再續約香港大學校長這件事，或者至少是推波助瀾，又或者是幸災樂禍。否則怎麼堂堂大字標題把這兩個風馬牛不相及的命題聯繫在一起呢？人們不得不欽佩練先生的想像力和捉刀弄筆的本領，原來其時事評論就是這樣炮製出來的。

先説所謂「徐立之下台」，或者用練先生的語言「被自願辭職」。徐校長只是表明不再謀求續任，在法理上與「辭職」、「下台」完全不是一回事。只是這大標題的一半，即足可見練先生偷換命題的手法和蠱惑人心的用意。此事我們寧願相信徐校長自己的表白，而無意用揣測和聯想去做無根據的評判。但是面對大標題的另一半「論大陸學者的角色」，既然被點名評論了，自然有權發表一點感想，即對評論的評論。

練乙錚文章偷換命題充滿偏見

練先生文章的主題是講香港的學術自由受到政治權力影響。他聲稱，影響香港學術自由的因素和管道很多，其中之一就是香港高教界大陸籍學者比例漸高。感謝練先生承認：大陸籍學者成為九十年代香港高校大發展的「生力軍，……貢獻很大；他們在大陸本來就是尖子，基礎紮實，生活簡樸，刻苦耐勞，思考力強，是做學問的好材料。」然而筆鋒一轉，他馬上把大陸籍學者説成：一是「驚弓之鳥」，二是因家屬在大陸而「妨礙他們本身的學術自由，或是削弱他們捍衛學術自由的勇氣」，三是「文化背景關係，他們中一些人也許較易與政權合作，放棄或者出賣學術自由，從中獲得好處。」他這種判斷不僅充滿偏見，也沒有事實基礎。練先生的「學術自由」就是「對時政大膽公開批評而令當權者不悅。」換句話説，他所謂捍衛「學術自由」，就是不與政權合作，那麼這裡説的究竟是學術自由，還是政治抗爭呢？學術自由怎麼能跟政治抗爭劃等號呢？打着學術自由的旗號，我通篇看到的卻都是政治遊戲。

説到學術自由，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回歸以來，香港的自由，包括學術自由，沒有發生變化，為舉世所公認。不然，為何年年香港自由度指數名列第一，年年都有不同國籍的學者、學生加盟香港之大學？年年都有卓越的學術成果在香港誕生呢？誠然，成果斐然的學者群中，佼佼者不乏大陸背景學者，他們研究成果更有不少在國家和國際層面產生重大影響。「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學術之外，大陸背景學者也發揮建設性作用；社會批評亦不避諱，所不同者， 為批評須具建設性，因為我們珍愛香港這個家園。

請問練先生， 您能舉出實例來説明大陸籍學者如何「放棄或出賣學術自由，並從中獲得好處」嗎？您能告訴我們有哪位大陸籍學者因為家屬在大陸， 而如同有人質的負擔而 「妨礙他們本身的學術自由，或是削弱他們捍衛學術自由的勇氣」嗎？如果您沒有這樣一批實例，您有什麼資格做出這樣的評論呢？您不覺得您在這個最講人權的社會裡在肆無忌憚地侵犯數萬名大陸籍學者的名譽權， 也就是重要的人權嗎？

有些人總帶着偏見和有色眼鏡觀察內地

有一點您説對了，大陸學者都是過來人，尤其年長的一代，經歷過錯誤路線的痛苦、甚至迫害， 因此他們特別珍惜改革開放所帶來的機遇和前所未有的輕鬆與快樂。他們也深知，在真正實現中國這樣一個大國的現代化的過程中，還有許多困難和問題， 還包括政治體制改革、現代文明建設、廣泛實行民主等許多未竟的事業。但我們理解這每一步的艱辛，我們和全國民眾、包括香港市民，同心同德；我們充滿信心，而決不再是驚弓之鳥。像文化大革命那種荒謬的悲劇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遺憾的是，有些人總是帶着偏見和有色眼鏡觀察中國大陸，也包括對從大陸出來的人。眼下的目標就是所謂大陸籍學者。把大陸籍學者作為一個群體評頭品足、恣意貶損，這不能不説是一種歧視，而在香港這個自由社會裡，最令人深惡痛絕的一件事就是族群歧視。當然，從無人問津，到被人評説，其實我們也感到很自豪，這是另一種變相的認可。香港本來就是以移民為主的社會，大家來香港無非是先後之分，都是中國人，都是一家人，沒有必要對大陸出生的或是台灣出生的學者加以鄙視。香港開埠以來，一代代香港人來自五湖四海，正是他們創造了「香港傳奇」，創造了香港的多元、包容、自由。改革開放之後來港執教的所謂「大陸籍」學者，共同背景是大陸出生、海外學有所成、來港發展事業、以香港為家。這種現象在金融、工商、文化界，也頗普遍。香港的成功，也在於它的包容，在於它廣納英才、包括所謂「大陸籍」人才的明智。而許多事情在香港鬧得沸沸揚揚，就是一些人不甘寂寞，撥弄是非，以天下大亂為樂，與安居樂業為敵。

而對於這群體自身，大陸出生與否並未成為一個問題。我們跟香港出生、台灣出生，甚或是外國同事，實際早已交融一處，因為大家同屬一個學術共同體，遵循共同的規範，堅守共同的學術價值。「英雄不問來路」，我們期待着在不遠的將來， 香港與國家共同與時俱進，引領世界大潮，香港更加繁榮穩定，誰還這樣追究和區分所謂「大陸籍」，誰還危言聳聽所謂「大陸化」？作為新香港人，作為香港社會的一分子，我們的志向是和香港市民親密合作，和諧相處，不斷為香港的繁榮發展做出新的貢獻。